



□ 龙俊成

黔东南赋

——写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之际

寰宇茫茫,云汉苍苍。星分井鬼,地接桂湘。锦绣山水,苗侗原乡。万象奇观,千种风光。

观夫风景独好,山屏水障。万山雄峙,自苗岭逶迤以凤翥;三江争流,从黔中蜿蜒而龙骧。接八桂而达粤海,连三湘而通长江;枕武陵而引渝州,跨黔南而入贵阳。登雷公之神岳,横绝九域;凌月亮之仙峰,纵览八荒。水墨云台,列世界之绝景;烟雨香炉,冠天下之奇峰。清江东去,万里编织花带;都柳南下,千山裁制霓裳。状似漓江,表里龙螭之秀;形胜三峡,上下舜阳之壮。杉乡林海映山海,平湖水光涵天光。高过溪,杉木河,野趣重生;剑河泉,浪洞水,暖香轻飏。藏喀斯特之奇观,地设迷宫;破吉尼斯之纪录,天生桥梁。加榜织金,绘千层画卷;排廷流玉,散万重诗行。无边花海非常色,不尽茶园分外香。一山藏多宝,长年蕴清爽。朝行画图里,夜宿星河旁。真乃生态之州也,诗仙奇心,圣哲题章,霞客纪胜,美神游方,任拂烟荡尘,逍遥漫游;纵追风赶月,自由飞翔。

溯其风流独步,源远流长。寒武奇迹,留古生物之印记;盘塘遗址,存新石器之苍莽。夜郎古国,虽遐荒而名播;且兰故地,历风雨而韵彰。秦属黔中,汉隶武陵,元置土司,明清边防。木排载重镇之繁华,飞云锁丝路之沧桑。隆里为屯堡文化之孤岛,镇远乃诸神狂欢之天堂。榕古渡,人烟辐辏;三门塘津,舟楫连楫。榕江首战大捷,红彝

漫卷黔疆。黎平一会启新程,长征万里见曙光。抗日救亡,千山共赴国难;解放兴邦,万众同筑金汤。建国立州,重振家国;民族自治,迈步康庄。知青登希望之山,三线拓锦绣之荒。东风骤至,吹彻苗岭;春潮乍起,激荡清江。创全球扶贫之范例,树乡村振兴之榜样。秉青绿之底色,同筑和谐盛境;承民族之风韵,共绘锦绣华章。真乃神奇之州也,史载古韵,诗赋边荒,哲启心学,红铸希望,以绣花之功夫,传千年之美丽;扬匠匠之精神,创盛世之辉煌!

至若风情独特,映彩流光。多方杂居,各族交融;和谐相处,美丽生长。吊屋凌空,祠堂献瑞;鼓楼擎天,花桥呈祥。头顶图腾之冠,身着史诗之裳。苗颂贤理,典章炳焕;侗立款约,礼法昭彰。蔓萝花、秦娘美,仰阿萨,皆为不朽之经典;嘎百福、琵琶歌、刘道辞,皆为千古之绝唱。大歌融自然和声,成人类之遗韵;飞歌传远古天籁,为民族之清响。锦鸡舞蹁跹,反排鼓韵铿锵。龙舟竞渡,豪气劈开千重浪;牛王争霸,雄风席卷万仞冈。吹笙跳月、行歌坐夜、舞龙嘘花,呈现千俗之壮观;苗年侗年、端节歌会、姊妹鼓舞,尽显百节之盛况。传统村落古韵悠然,特色民族新风貌。天下西江,千户参差展盛景;醉美肇兴,五团辨次启巨辉。芭沙厚植生命树,三宝深筑文化港。青曼立文学之馆,贵黄开世界之窗。长菜盛宴而人不散,高山流水而乐未央。真乃文化之州也,以歌养心、以舞健身、以酒长神、以茶怡情,访苗

乡侗寨,寻最美之乡愁;探奇异风俗,品本真之时尚。

若乃风采独绝,武盛文昌。蚩尤魂系,肇启苗疆;萨玛思重,宏开侗乡。庄蹻西征而遗迹,诸葛南巡以流芳。龙标迁客,诗成圣地;文木堂主,笔耀灵壤。王阳明南来悟道,毛泽东北去领航。文心永续,知行合一;英魂不朽,家国担当。淮海挺秀,担任一代帝师;腾蛟忠毅,堪称千古名相。秀眉勇抗暴政,同解独企金榜。苗学先驱探源千年,侗戏鼻祖演绎万象。大道达文,播革命之星火;天培至成,铸共和之脊梁。驱寇御辱,激起赤胆雄兵;保家卫国,涌现铁血名将。抗疫救灾,多孤勇逆行之义士;揽月捉鳖,尽奋力攻坚之儿郎。慕老倾心,文脉传承;少壮接力,非遗弘扬。任凭山高水长,常怀报国之心志;纵使天涯海角,永葆赤子之肠。真乃英雄之州也,从政爱民、从教传道、从农卫国、从商兴邦,幸遇知音,共享盛世繁华;喜逢挚友,同筑时代梦想。

观其风物独优,聚宝富矿。自然山珍,惊天观之神造;民族瑰宝,叹人工之文创。石英资质称冠,重宝藏量无双。稻鱼鸭系统,传农耕智慧,列世界之遗产;清水江文书,承契约精神,载神州之典藏。思州石砚,东坡琴为珪璧;石桥宣纸,蔡侯传其工坊。经天

纬地,织锦生色;绘古描今,蜡染凝香。银饰辉同星汉,刺绣彩似鸾凰。苗山无处不仙草,侗乡四时多妙方。脆沁心爽,折耳根之特效;甘滋气旺,太子参之能量。苗疆温泉,乃颐身康养之圣水;瑶家药浴,为慧心医疗之神汤。红白酸汤,堪称黔味之魂;牛羊瘪菜,荣登贵品之榜。青酒一杯情更浓,银球三颗味尤长。三穗鸭、从江猪、下司犬,各显特色;香禾糯、山茶油、蓝莓果,自带清芬。土味浓郁,最解乡愁;烟火微醺,足慰风霜。真乃宝藏之州也,产之地道、购之宜享、用之安逸、食之滋养,喜有机无公害,苗侗挚爱;看出山入海,中外痴狂。

赞其风尚独秀,崇善向阳。生态为纲,蔚昭地象;和合之道,独煊天章。天人合一,物我相长。死生同体,命运共襄。来时开花结果,归去入土还乡。人神偕处,世代敬仰。接龙祈瑞,岁稔时康;互助守望,补厚淳良。用微笑面对世界,风雨彩虹;以美丽回答一切,苦难辉煌。江山为主,尽享无穷宝藏;人生是客,惜取有限韶光。崇尚爱与自由,追寻诗和远方。终岁欢乐季,笙歌趁年华;全民歌舞团,鼓乐震山岗。村超活力四射,村BA激情万丈。展现新风采,村T炫秀;传递好声音,村歌嘹亮。甘囊香会,歌舞千度;百节狂欢,醉笑万场。举生态于盛世,扬文化于万邦。天地充盈和气,四海欢聚一堂。真乃魅力之州也,山水养颜、森林洗肺、美食养颜、文化润心,返诗酒之田园,痴迷激扬;栖疲惫之心灵,沉醉酣畅。

醉美原生态,最炫民族风,美哉,黔东南,千载风华无恙!看一眼而长相思,牵回手而永不忘。壮哉,黔东南,万般锦绣无疆!自然回归之原乡,梦想奔赴之远方!

□ 高俊华

四渡

滚滚洪流荡迹踪,烈烈英魂任西东。
土城告负娄山振,西域有天东境红。
天火横刀刀尖走,勤王护驾狗熊同。
棋棋见智局中有,曲曲知音颂峥嵘。

□ 冉冉

观《四渡》有感

万水千山铸长征,艰难险阻何足称。
遵义城中三军振,川黔滇界四渡横。
践墨随敌重围破,出奇制胜转乾坤。
神来之笔书战史,上兵伐谋为点睛。

□ 胡晓春

观电影《四渡》有感

四渡烽烟憾客神,峥嵘往事眼前巡。
伟人胸藏安邦略,黎庶功高不可论。
妙算神机催敌败,筹谋莫测扫烟尘。
赓续赤色英雄脉,踏浪扬帆赴远津。

□ 罗锦明

醉美侗乡黎平·夏韵

悦耳蝉吟兴未央,蛙声一片闹荷塘。
花丛蝶戏芭蕉韵,柳岸莺啼菡萏香。
万种风情宜览胜,千重景色好乘凉。
山明水净桃源地,逸客骚人赞锦章。

□ 潘年景

村BA出圈记

村BA,肇于黔之台江台盘村,出圈已逾三载。声名遐迩,老少咸闻,远播海外,国人鲜有不知者。发轫之初,莫过村民自娱而已,然出于纯粹,缘乎热爱,尽显人所共有之情。故引观者群至,皆不吝激切情辞,氛围扣人心弦。一经流布网络,直令好评如潮,遂出圈焉。未及一载,竟已成超现象级之传播,亦升格为国家级赛事。

台江旧名台拱,世属镇远,历为苗疆腹地,犹存上古遗风。其地民俗民间活动,传承历史久远,民意基础深厚,鲜有可比肩者。稽考志书,台江篮球远迄一九三六,可谓超过八十年积淀,跨越三代人热爱。在昔已有“贵州野球中心”“西南对抗之城”之誉,而今积厚成势,一朝破圈,网友慷慨群推而封,终膺中国村BA圣地之名。

明者因势而谋,知者随事而制。顺应民意,犹须天时地利;开放办节,久成传统自觉。村BA出圈以降,热闹情状,大为壮观。融入民俗非遗展演,复以歌舞美食为引,赛制日备,规模宏次,健儿云集,观者如堵,科技赋能加持,呈文旅融合之势,展国泰民安之象,形势向好,影响深远。时人欢欣雀跃,自豪之情,溢于言表。

欣逢盛世,幸得亲睹并参与村BA之盛举。乡党尝约之曰:不建设封闭式篮球场、不关门收取门票、不设置贵宾席,共同守住村味、守好纯粹、守护热爱。余既为台江宣传掌门,宜推固当分内之责,炙手可热之际,赴沪挂职游学一年。今春当值,感世事渺渺难详,乃草编出圈、出彩、出新三记,或可留陈迹以为史论资考,故志之为记,以绘诸君。

□ 秦昌锡

四十多年的雨

长沙的雨,细细的,像四十多年前的粉笔灰,落得满街发黄,也落得心里发潮。

我站在路灯底下,等你。

想起一九八二年的教室,灯也是这么昏黄。你侧过脸,长辫子垂在肩膀上,发梢沾着雨。我假装盯着黑板,心跳声大把把老师讲课都盖过去了。

你来了。撑一把深蓝色的伞,伞边挂着雨珠子。你真好。你的一点没变。我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
可咱们中间,隔着三穗、海南、长沙那么远的路,还隔着远口的山、天柱的夜晚、凯里的每一天。

雨没停。咱俩走进你家旁边酒店楼下的茶室。你说,搬了好几天家,日子像烟火起起落落。我说,换了份工作,时间东转西转。说了好多话——可偏偏都没说,为什么非得是今晚,为什么非得是这场雨。

我说,去我那儿坐坐吧。你轻轻摇头,太晚了。出租车的灯一下亮了,把雨幕划开一道口子。

你的手忽然从伞下面伸过来,轻轻握住我。指尖凉凉的,可那股劲儿,满满都是舍不得。

伞檐遮着你的脸,可你的眼睛,比整条街的路灯还亮。

我没松手,你也没抽走。车在等。一辈子,也在等。车开走了。雨丝在车窗上划出一道道细细的痕。后视镜里,你撑着伞的身影越来越小,像当年我夹在课本里的那朵干花,温温柔柔的,旧旧的。

那晚的雨,其实不大。可它从那个晚上,一直下到了今天。淅淅沥沥的,落满我后半辈子。

□ 张文杰

母亲的菜园

从我家沿公路往下走几百米向东折,蹚过一条叫岑松河的小河,再沿蜿蜒曲折的小路上爬约五百米,就到葫芦岭了。“葫芦岭”是个地名,因山岭形似葫芦而得名。我家的菜园,就位于岭的南侧。自母亲走后,我已经很久没去看母亲的菜园了。

“五一”小长假回老家看望父亲。

吃过午饭,父亲打开电视津津有味地看京剧。而我对京剧一窍不通,与父亲搭不上话。于是,我拿着镰刀一个人沿着小路朝葫芦岭那片熟悉的山野走去。小路很久没人走了,杂草已延伸覆盖到路中。山岭上花儿正盛放,鸟儿在树林里叽叽喳喳欢叫,空气中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,葫芦岭上除我外空无一人。这里原是一片充满人类痕迹的山野——田土层叠叠,长满谷黍蔬菜。而自许多村里人外出打工后,葫芦岭沉寂了,山岭上的田土大都已荒芜。我的脚不自觉地挪向山岭南侧那块母亲的菜园,眼前,母亲的菜园满目凄然——竹子、杂草、荆棘丛生。自母亲走后,菜园因无人管理已荒芜。我黯然落泪。

记忆深处,我家这块不大的菜园——那是母亲独有的天地。这块菜地呈长方形,约莫两分地。这块菜地离村子约有半里地,土地不算肥沃,就是这样一块不起眼的土地,却成了母亲一生最珍视的天地。她用木桩和细竹扎成篱笆,一圈一圈把菜园围得严严实实,像守护一件稀世珍宝。从清晨到黄昏,从春天到冬天,母亲的身影,始终与这片菜园重叠在一起,从未分开。

春天的菜园,是充满希望的地方。冰雪消融,春风拂过山野,泥土散发出湿润清新的气息,母亲便开始忙碌起来。她先把菜园的土壤翻整一遍,敲碎土块,耙平地面,然后按照不同的时节,种下不同的蔬菜瓜果。白菜、菠菜、莴笋、豌豆、韭菜,这些是春天的主角;丝瓜、南瓜、豆角,顺着藤蔓向上生长,撑起一片绿荫。刚移栽的菜苗,娇嫩又脆弱,经不起日头的暴晒。母亲便细心地用草叶为它们搭起小小的遮阳棚,像为孩子撑起一把保护伞。

夏天的菜园,是一年中最高产、最丰盛的时节。阳光充足,雨水丰沛,菜园里一片生机勃勃。西红柿挂满枝头,红得像一盏盏小灯笼;辣椒长势旺盛,翠绿鲜亮,像一串串翡翠;丝瓜藤蔓爬满架子,长长的丝瓜随风轻轻摇曳;南瓜叶子宽大厚实,像一把把绿色的蒲扇,遮住了灼热的阳光。整个菜园,像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,美得让人心醉。

母亲总是天蒙蒙亮就起床,趁着清晨的凉爽,走进菜园采摘蔬菜。她说,只有早晨带着露水摘下来的菜,才最新鲜,水分最足,口感最好。摘下来的菜,母亲会仔细整理干净,去掉枯黄的叶子,捆扎整齐。一部分留在家,作为我们一日三餐的菜肴;另一部分,赶集日母亲会挑到集市上卖,为我们兄弟凑集学费、文具费等。那些带着泥土气息的蔬菜,变成了我手里崭新的课本,变成了我书写流畅的钢笔。偶尔,还会变成一块甜甜的水果糖,甜润了我整个童年。

母亲的菜园,没有花园的精致优雅,没有果园的浓郁芬芳,可它却承载着我们一家人最朴素的生活。它生长的不只是蔬菜,更是母亲无声的爱,是藏在烟火日子里的深情。

2015年中秋节,我带着妻儿回家过节,母亲见到我们回家很高兴。母亲说带我去菜园里摘些新鲜菜给我们带回城里。我随母亲一起去菜园摘菜,却发现菜园比记忆中小了很多。母亲笑着说:“年纪大了,身体不如从前,种不动那么多地了,随便种一点,够家里吃就行。”

温暖的阳光洒在母亲的白发上,闪闪发光,像极了菜园里秋天成熟的麦穗,金黄、厚重、温暖。那一刻,我才清晰地发现,母亲真的老了。曾经挺直的脊背,已经微微驼起;曾经乌黑的头发,早已变得花白,像落了一层霜;曾经矫健的步伐,变得缓慢而蹒跚。可就算如此,她依旧每天坚持去菜园里转一转,拔拔草、松松土,看着那些熟悉的蔬菜,仿佛只要走进菜园,她就充满了力量,仿佛只要守着这块菜地,她的心就安稳踏实……

我和母亲从菜园摘菜归来,晚上炒几个家常菜,全家十口人三代同堂围桌过中秋节,欢声笑语,其乐融融。吃好后,我和妻儿要返城,母亲送我们上车,后备箱塞满了母亲种的蔬菜瓜果,温暖与幸福在我心中弥漫。我认为一家人团聚这样简单的幸福还有很久很久。然而,两个多月后母亲猝然走了,当我接到二弟电话从学校赶到家时,母亲生命永远停留在2015年农历10月16日那个秋风萧瑟的清晨。

岁月如梭,一转眼母亲与我离别已有十余年。

今天,我又一次站在母亲的菜园前。母亲走了,菜园因无人打理而逐渐荒芜。可菜园上的母亲,永远活在我心里。她的勤劳,她的善良,她的温柔,她的爱,像菜园里的种子一样,在我心底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,陪伴我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。如今我再也摸不到她那双温暖粗糙的手了,可我明白,那是世界上最温柔、最有力量、最有力的手。母亲日复一日地种地、施肥、除草、捉虫,从不抱怨,从不偷懒。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,对待菜园里的每一株菜、每一棵苗。母亲的品格,也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。

现在,每当我工作、生活感到疲惫或迷茫时,我就会想起母亲的菜园,想起菜园上母亲的身影。那片土地教会我踏实,那份母爱给予我力量。无论我身在何方,走得多远,那方小小的菜园,永远是我心灵的归宿;那位平凡而伟大的母亲,永远是我生命中最亮的光。

母亲的菜园,藏着人间烟火;菜园上的母亲,藏着世间至爱。这份爱,穿越岁月,跨越生死。



清水江

刊头图
梅方明摄

吴锡镇新作《诗心文意》出版

本报讯(通讯员 杨子奇)今年5月,吴锡镇先生新作《诗心文意》由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全书共346千字,共十三章。

近日,由黔东南州诗词家协会主办的《诗心文意》作品交流座谈会上,一众本土文朋诗友代表欢聚一堂,共议佳作。与会代表纷纷表示,品读《诗心文意》,收获颇丰,感触颇深。该书不仅是吴锡镇近十年文学耕耘成果的集中总结,更系统梳理展现了

□ 杨能利

雨巷里的春天

2018年,脱贫攻坚进入决胜阶段。杭州闸弄口街道连雨连绵,雨雾漫过办公楼窗棂,室内台账堆叠,数据成行,沉淀出基层工作的朴素底色。江南岁岁春新,我的目光却跨越千里山海,始终牵挂着贵州三穗的深山学子。

彼时我在杭州挂职,与徐达共事在基层。在梳理中西部教育国情档案时,三穗山区孩子真实的求学困境扑面而来:山里孩童聪慧坚韧,却大多深陷贫寒桎梏。不少家庭劳动力匮乏、亲人多病,孩子们常年风雨跋涉、负重求学。档案字里行间的困顿,令人动容,也让我扛了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。

小英,也是众多困境学子中最令人心揪的一位。家住三穗山村的她,每日徒步三小时往返返校,破损的雨伞只用铁丝捆扎凑合。母亲常年重病瘫痪,家中无劳动力,她一边照料家人、操持家事,一边咬牙坚持学业。

实地走访中,这般执着求学的困难学子还有很多。为躲避山间风雨,他们将课本裹进塑料袋、藏进山岩缝隙;借着昏暗灯光伏案苦读,字字句句皆是对知识的极致渴求。他们不服命运的坚韧,远超出外界想象,也深深触动了我们。

一个阴雨沉沉的午后,没有隆重仪式,没有激昂誓词,我与徐达许下一份朴素的山海之约:定向帮扶三穗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,全额兜底承担他们从初中至大学的学费,守住大山学子的求学热忱。

一时行善易,久久践诺言。当下各类公益帮扶层出不穷,多为一次性捐赠、仪式性慰问,热闹一时便归于沉寂,难以托举山区学子十余年的漫长求学路。徐达淡泊名利、躬身笃行,坚守约定八载。2018年至2026年,三千余个日夜,他舍弃无数节假日,千里奔赴三穗乡土,默默守护一届届寒门学子逐梦前行。

大爱至简,润物无声。为了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